



自然寫實影像抒情記事—— 「綠色奧斯卡」英國Wildscreen 影展

A Legend of Wildlife Films~Wildscreen Panda Awards: The Green Oscars of the Natural World

王誠之 臺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

Wang, Roger C. J. WildViewTaiwan Nature Communication Society

臺灣地區自然保育工作推動數十年來，已經逐漸顯現出成效。然而，公眾認知(Public Awareness)的加強，仍然是持續推動保育工作時有待努力的空間。原因非常清楚，如果民眾對於需要保護的對象不認識、不了解，根本無法讓他們了解自然保育的重要性。一如塞內加爾詩人、環境教育家 Baba Dioum所說：「最後，我們只會保護我們的所愛，我們只會愛上我們所瞭解的，而我們只會瞭解被教導過的。」(In the end, we conserve only what we love. We will love only what we understand. We will understand only what we are taught.)。尤其在生物多樣性的推動上，傳播、教育與公眾認知(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Public Awareness, 簡稱CEPA)已經成為國際保育界重要的議題之一。

人類，或者說大部分動物的感官系統都是視覺優先。1920年代美國一位廣告商就提出「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的說法，目的在於促銷電車的車廂廣告，為了增進說服力，他還將這句話的起源推給日本某某哲人，甚至假託給孔子。確實，一幅好畫或是照片，都能夠傳遞出豐富的訊息，尤其在各種媒介發達之後，這句廣告用詞更顯得其真知灼見。靜態的畫面都能傳達這麼多訊息了，更何況具有聲光效果的影片呢？

電影運用人類視覺暫留(persistence of vision)的原理，透過連續一幀幀單獨的照片，發展出動態的影像感知。1895年12月28日，法國的盧米埃兄弟(Auguste and Louis Lumière)在法國巴黎卡普辛路14號大咖啡館(Salon Indien du Grand Café)的地下室以手搖放影機播映了10

部短片，每部長度都是17公尺。對！說的是影片膠卷的長度，時間則是50秒。通常，這被視為世上電影的第一次放映。不過在此之前，1878年6月19日，一位英國攝影師埃德沃德·邁布里奇(Eadweard J. Muybridge)受聘於美國前加州州長利蘭·史丹福(Leland Stanford)，以排成一列的24部照相機，拍攝賽馬飛奔時四蹄離地的畫面。這項任務順利完成後，邁布里奇獲得了25,000美元的酬勞。這部「Sallie Gardner at a Gallop」雖屬實驗之作，但也帶領了動畫(motion picture)的發展。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它也是第一部以動物為題材的記錄片，距今(2012年)已有134年之久了。

自此，以影片拍攝動物的風潮一直未曾停歇，連法國的盧米埃兄弟都曾在1895年造訪「倫敦動物學公園」(London Zoological Gardens，也就是日後的倫敦動物園)拍攝「Pelicans, Lion, and Tigers at London Zoological Gardens」一片，讓未能造訪之人可以觀看鵜鶘、獅子及老虎。這種藉由影片為媒介，將動物行為以及自然環境傳遞給觀眾的方式，便形成wildlife film自然影片的傳統，在光影之間顯現自然生態之美以及其面臨的危機。相信很多人都是透過日後精益求精的自然影片，得以接觸到世界各地的動植物生態。

1957年BBC自然史部門(Natural History Unit)在布里斯托(Bristol)成立，為自然影片的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石。尤其在1967年BBC開始播映彩色電視節目之後，自然影片更充分發揮了這種媒體的特質，將瑰麗的自然世界，帶入每個家庭的客廳。一位英國的年輕朋友就跟我說過，週日晚間闔家收看BBC自然史部門製播的節目，是一週之中全家的大事呢！

2010年10月，我來到BBC自然史部門所在的布里斯托，參加2010 Wildscreen影展，對我而言不啻為一場「驚異奇航」！當時還不知道這是第一次有臺灣團隊，參與這個素有「綠色奧斯卡」的盛會，直到大會宣布本屆共有來自於45個國家的445影片參展，其中安哥拉、波多黎各以及臺灣都是首度參賽的國家。當年除了我們的兩部影片之外，還有公共電視的3部作品參賽，不過都未能入圍，但即令我們抱著志在參加的心態與會，還是受到始料未及的衝擊。

一如俗稱奧斯卡的美國影藝學院獎(Academy Awards)頒獎典禮，Wildscreen影展的現場同樣眾星雲集，全世界主要製作自然影片的頻道全部到齊，除了地主英國廣播公司BBC之外，美國的公共電視網(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簡稱PBS)、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動物星球頻道(Animal Planet)，日本的日本放送協會NHK，奧地利廣播集團(Österreichischer Rundfunk，簡稱ORF)……等世界各國製作自然影片的主要電視公司都報名參加並且與會，其中不乏許多我們在臺灣未曾聽聞的製作單位。如果有人告訴我，全世界最優秀的自然生態影片製作者(wildlife filmmaker)都聚集此，我想離事實應該也相去不遠吧！

僅次於1977年於美國蒙大拿州米蘇拉創辦的International Wildlife Film Festival(臺灣俗稱蒙大拿影展)，Wildscreen影展則於1982年由Peter Scott及Christopher Parsons創辦。Peter Scott是英國保育界的重要人物，本身是為鳥類學家並且建立了多個濕地水鳥保護區，包括現今知名的「野鳥和濕地信託」(The Wildfowl &





Wetlands Trust)。在旅行世界觀察鳥類之餘，他也參與電視的演出，將水鳥及濕地的研究普及化以致於家喻戶曉。Peter Scott也是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簡稱WWF)的創辦人之一，具有繪畫常才的他也為WWF繪製了熊貓標誌，成為當今最鮮明的保育象徵。而Christopher Parsons則是英國自然影片最早期的工作者之一，1955年加入BBC便參與自然影片的拍攝工作，參與1957年BBC自然史部門的成立，並於1979至1983年擔任負責人，也正因此機緣得以創立Wildscreen這個雖非最早、但卻最重要的國際自然影展，此後每兩年舉辦一次，成為世界各國數以百計自然影片工作者分享作品彼此交流的盛會。

Wildscreen的獎項原則上以自然影片產業作為區分，2010年可供報名的獎項共計20個，包括：動物行為、宣傳活動、兒童評審、攝影、地球科學、剪輯、環境、娛樂效果、音樂、新媒體、新人、人與動物獎、最受歡迎播出節目、主持人、劇本、系列節目、短片、最佳音效、戲院播映以及開發中國家獎等。每個獎項各有3個入圍名額，其作品都將在影展期間播映，所謂「入圍即是得獎」在此絕非虛言，每一個入圍作品都是頂尖傑作，否則絕對無法在445部影片中脫穎而出。每一部入圍影片都在為期6天的影展中播映，每位與會者莫不如同押寶一般，在會場的3個播映廳奔走。除了可以在第一時間觀賞入圍作品之外，也能夠與隨片登場的影片製作人員交流，更是「兩載難逢」的機會呢！

每2年舉辦一次的Wildscreen影展，除了影片播映及頒獎之外，還安排了大量交流的機會。每天一早由「Movers & shakers」開始，mover and shaker指的是有權力、有影響力的人，邀請的是各電視頻道的重量級人物，討論的則是他們的發展方向。透過電視播映是自然影片最能夠接觸觀眾的方式，因此了解電視頻道的思維自然是件重要

的事，英美歐日各大頻道的高層在此盡各言爾志，很能夠看出未來自然影片發展的方向。由於電視節目及播映方式的多樣化，吸引觀眾目光成為愈來愈難的挑戰，光是捕捉到稀有動物的影像，已經無法吸引觀眾持續的注目，呈現內容的方式也成為決勝的焦點，而這個趨勢也可以從本次入圍的各部影片窺出端倪。

大師講座(Masterclass)則更是討論自然影片發展的趨勢，各領域的大師討論自然影片的趨勢，包括數位化帶來的無帶(tapeless)拍攝與製作，新媒體的運用則包括網路及行動通訊上的應用，製作倫理、音樂運用都是討論的話題。3D影片的拍攝製作更是當(2010)年的重要話題，在現場的實際觀看可以發現，3D自然影片的拍攝製作必須要跳脫傳統的思維，但是在破格的感官刺激之外，立體影像將會帶來什麼不同呢？大師座談上各頻道無不躍躍欲試，展現出強烈的企圖心，唯獨NHK的村田真一先生表示：雖然只有少部分的觀眾觀看3D影像時會有身體不適的反應，但NHK仍舊因此決定在節目播映不使用3D。但這不代表NHK不發展3D影像科技，而會運用在非大眾播映的領域上。

這一點無疑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話，在努力爭逐尖端科技之餘，卻始終不忘觀眾的感受，環視全世界的媒體，幾人能夠？更別提臺灣的電視媒體了。此後不到半年，日本發生了地震、海嘯及核災，我發信問候另一位NHK的同仁若松博幸先生，他除了致謝以外，還表示：「What we NHK&NHK Enterprises can do is to giv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 who need them.」文字中的堅毅令我動容，如何將有用的資訊提供給需要的觀眾，這確實是災禍中媒體工作者最應該擔負的工作。能夠結識如此敬業的外國工作者，自然是參加Wildscreen影展的最大收穫之一。



如果只是將Wildscreen當作自然影片產業的盛會的話，你可能只答對了一半。事實上，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如何運用自然影像推動生態保育。生態影片的製作目的不都是應該以保護自然生態為出發點嗎？否則何必大費周章、跋涉千山萬水地拍攝呢？影展的重要節目Peter Scott爵士講座，便以「我們愛生態多樣性—但為何無法成功保護」(We ♥ Biodiversity – Why are we failing to save it)為題，與談者包括資深保育工作《最後的熊貓》作者Dr. George Schaller、Wildscreen的贊助者也是自然影片工作者的Dr. George C McGavin，在座的還有WWF及IUCN的執行長，儼然是場國際保育界的盛會。場地設於布里斯托大學的Wills Memorial Great Hall，共計有800人參加，氣氛莊嚴隆重，猶如置身於生態保育的殿堂之中。座談的結論是我們應該用更多正面的訊息，運用自然界的奇妙景象傳達給人們，增進大眾的認知、了解並且與自然進行連接(We must use positive messages about the wonders of nature to increase people's awareness, understanding and connection to the natural world.)。我想，這非但是每個自然影片工作者應該銘記在心，所有從事自然保育工作的朋友也應該視為座右銘吧！

影展的高潮自然是頒獎典禮，60部入圍的作品誰能夠拿到最後的獎項呢？全場的四、五百人與會者心中多少有自己的候選名單，這幾天的相處多少也建立了一些新的友誼，總是不免偏心希望自己的新朋友能拿到獎吧！

來自於美國拉斯維加斯的Noriko & Don Carroll夫婦與我頗有淵源。Noriko紀子女士是位日裔美國人，整個影展中東亞國家只有日本與臺灣參與，說得更明白一點，黃種人應該在10個人上下，非常容易地自然結識。Don則是一位職業攝影師，退休前在紐約工作時，便常與我年輕時服務過的廣告公司合作，說不定我還用

過他拍攝過的照片呢！他們退休後定居拉斯維加斯，所拍攝的First Flight: A Mother Hummingbird's Story (蜂鳥媽媽的故事)入圍了兒童評審獎，由英國及非洲的學童投票選出得獎者。

原先播出的時段因為器材不相容，延誤至頒獎典禮之後播映。頒獎典禮上，我們都失望了，但我仍舊前往觀賞本片播映。原來，他們一到新家就見到一個手寫的指示牌：上有蜂鳥築巢！半個核桃殼大的蜂鳥巢便築在曬衣繩上，並且用衣夾當作穩定器呢！他們於是從事了長達6年的記錄與拍攝，成果分別是一本書與這部影片。並非專業自然影片工作者的他們，運用了非常多的巧思進行拍攝，是部非常可愛的家常(homemade)記錄片，只可惜對手太討喜了而落敗，甚為可惜，但所幸日後臺灣的朋友能夠有機會看到這部佳作。

但所有入圍影片之中，最吸引我的莫過於The Legend of Pale Male (紐約紅尾鵟傳奇)了。從事猛禽觀察超過20年，天際線上的那些蹤影總是能夠吸引我的注意，更何況這部以猛禽為主題的記錄片呢？入圍最佳編劇獎的作品，描述一隻出現紐約中央公園的紅尾鵟(Red-tailed Hawk 學名：*Buteo jamaicensis*)以及一群定期觀察牠的人們。由來自比利時的導演及攝影Frederic Lilien花費了18年完成了這部影片，他原本為了逃避家族企業的法律事務所工作來到紐約，在尋找自我的過程中，在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公園—中央公園，遇到了這隻1990年出生，因體色較白而被命名為「Pale Male」中型猛禽紅尾鵟公鳥，就此展開他自然影片工作者的生涯。

故事情節的核心在於Pale Male築巢於中央公園對面、第五大道上的豪宅頂樓，並且吸引了大量的民眾透過望遠鏡進行觀察。牠從1991年開始，每年都吸引了前千上萬的紐約客前來觀看。Frederic正是「固定班底」的



創始三人組之一，起初他決定以一年的時間拍攝一部記錄片，但一年之後又一年，一年之後又一年，他的記錄片始終沒有完成。但是Pale Male的表現可就精彩了，年年繁殖在中央公園上演親子秀。除了固定班底之外，來自全世界的遊客都來看Pale Male，包括Pale Male的鄰居伍迪·艾倫(Woody Allen)以及女星金·貝辛格(Kim Basinger)都曾來到中央公園。不過這樣的盛況也對住戶造成了很大的困擾，2004年12月，大樓管委會將鷹巢拆除了，也引發的激烈的抗爭與衝突。

示威抗議引起了媒體的報導與重視，也成為好幾個電視脫口秀的題材。衝突不斷升高，直到示威者因為騷擾住戶被警方拘捕而達到頂點，幾經折衝雙方終於達成和解。被拘捕的示威者獲得釋放，大樓也重新安置了巢架，Pale Male也立即銜枝築巢，但是再也沒有見到小紅尾鴛自此孵化、離巢了。故事到此結束了嗎？不，因為Pale Male的後代們已經開枝散葉地散佈於紐約這個世界最大的都會之中了。

本片獲得了「最佳劇本獎」，編劇Janet Hess女士正是我進階編劇班的主講者之一。她本身是美國PBS公共電視網「Nature」系列影集的編輯及編劇，頒獎典禮當晚，她也代表領取了評審團頒發的傑出成就獎(Christopher Parsons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雖然大多數人都會目光投注於Frederic Lilien花費18年的拍攝，但我深切地體認，若非Janet說故事的能力強，否則這段長達18年的流水帳，將失去脈絡以及盪氣迴腸的感動。事實上，我甚至認為Pale Male一家子都只是片中的配角，負責串場的任務，真正的重頭戲都在中央公園的這一群人之中或是戲中現身說法的導演Frederic身上。Janet將她由比利時前往紐約追尋自我的歷程，與Pale Male的存活方式做了緊密的結合；中央公園「固定班底」的全心投入以及逐漸凋零，以致於Frederic的父親來不及看到兒子的作品就以謝世等等，都是賺人熱淚的引爆點。而我也正是因為受到這部影片的感動，而決定將Wildscreen影展引進臺灣，讓大家看一看這部很不一樣的「生態記錄片」。

但真正「不一樣」的則是最高榮譽金熊貓獎(Golden Panda Award)的得主：「Green」！在48分鐘的影片之中，

沒有一句旁白。這部影片可以供網路全面下載，完全突破了傳統記錄片透過電視頻道播映，或是發行DVD的傳播模式。光是這點就足以在自然傳播史上，豎立一個里程碑。導演及攝影Patrick Rouxel自費拍攝本片並且用自己的筆記型電腦剪輯，並且透過朋友協助製作音樂、調色等等。有人傳說Patrick只花了一萬歐元(不到40萬臺幣)就完成了這部影片，一點都不需要懷疑，而且可能是所有參賽影片中成本最低的一部。

也或許因此，當大會司儀宣布影展最高榮譽金熊貓獎(Golden Panda Award)由Green獲得時，全場歡聲雷動起立致敬，掌聲久久不斷，我相信對在場每一個從業人員都是很好的鼓勵，「有為者亦若是」！競爭者中，多的是製作成本超過Green一百倍、一千倍的大有人在(一萬倍也說不一定)，為什麼會是Patrick Rouxel得到

這個榮譽呢？一言以蔽之：「感動！」。他運用一隻垂死的母紅毛猩猩「Green」的視野，觀看印尼這個備受破壞的雨林，整片整片的森林因為棕櫚油工業而剷除，Green因為無枝可依而被人救回，躺在醫院裡吊著點滴，其實幾乎與人



類無異，大概每個觀眾看了都會動容吧！只有音樂沒有旁白的作法，讓觀眾必須在沒有旁白的導引下，直接感受畫面以及其背後的故事。然而，少了旁白的引導，如何單純以畫面說好故事呢？這可能就是身為剪接師的Patrick最擅長的部分吧！或許有人會挑剔Green的攝影並不理想，也有人認為那些曝光過度、解析度不夠好的畫面，是刻意製作出來的效果。我日後與Patrick有機會做過一些討論，後者的成分居多吧。日後見到半島電視台訪問Patrick才得知更多細節，原來他構思此片長達10年，顯然如此震撼Wildscreen影展會場，也是其來有自的吧！日後我也常常將Green分享給生態保育、環境保護的團體，只要有理念、有想法，不必經費多，也能傳達給大眾，造成影響力。有意觀看本片或免費下載的朋友，請至：<http://www.greenthefilm.com/>。

2010年10月15日，Wildscreen成功地在英國落幕了，但卻是在臺灣揭幕的開始。我記得參加影展的第一天，我受到了莫大的衝擊，發現自己與世界第一流作品的差距，遁逃回飯店之後，我幾乎不想再參加後

續的活動，那種落差感讓我感覺今生再怎麼努力也無法企及Wildscreen的門檻。不過，這種沮喪的情緒並沒有維持太久，隔日醒來便決定若有一日，定將這「綠色奧斯卡」帶回臺灣，相信一定可以激勵更多更年輕、更有能力的朋友，或許10年後就會有臺灣的作品登上這個殿堂！

很幸運地，這個念頭受到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同仁的認同，並且與時任Wildscreen執行長的Harriet Nimmo小姐的首肯，一封2010/11/16（週二）下午11:46收到的回覆，種下了2011臺灣野望國際自然影展(WildViewTaiwan Film Festival in association with Wildscreen)的種子。為此，我在2011年2月前往印度德里參加了「Wildscreen Festival in India」，與Wildscreen現任執行長Richard Edward以及日後與我密切合作的Nicola Reeves直接討論合作的方式，也見識了Wildscreen在印度另一種盛會。這場由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主辦，邀請了18位英國或外籍及16位印度自然影片工作者(wildlife filmmaker)，巡迴印度及斯里蘭卡9個城市，舉辦

50場大師班演講。2010 Wildscreen 開發中國家獎(Award to promote filmmaker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就是由印度的Rita Banerji及Shilpi Sharma兩位女性工作者獲得，可見得自然影片在印度的風行程度，在會場我們確實可以感受到這種熱情。我參加德里的那場還特別邀請的演員Kunal Kapoor參與座談，題目為「環境影片能否衝發改變」(Can environmental films be catalysts for change)，整場言之有物，我深受感動。事實上，我對於印度了解有限，此行非但是第一次造訪，全程幾乎沒有「踏上」印度的土地，直接由機場到飯店再到會場，全程都在車上。然而在會場我感受到強烈的熱情以及各種資源的投入，更莫忘了寶萊塢(Bollywood)驚人的電影工業，臺灣的確需要急起直追。

Green的製作人(導演/攝影/剪輯...)Patrick Rouxel主講「體制外的製片工作」(Working outside the system)自然是眾所注目的焦點，所有人都想知道如何以如此低的成本拍攝出這麼感人的影片，演講後的一對一談話，我看他也整整談了一天。那幾天我與Wildscreen的

講者們同住一個飯店，同進同出，回飯店還共飲啤酒，與Patrick有了許多直接的接觸，除了才氣之外，他對於人以及對於環境的熱誠才是真正成功的關鍵。不過一如「詩窮而後工」，有限的經費確實也逼迫他想出更有創意的表現方式。就以無旁白為例，我對他大為讚賞，覺得這種作法更能觸動人心，結果他的回答卻令我語塞。啊！其實是因為沒錢的緣故啦！如果配了英文旁白，就得另配西班牙文旁白，還有需不需要配中文旁白呢？各國語言都配音，那這筆錢可能又可拍另一部影片了。Patrick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絲的狡黠，我知道他開玩笑的程度很大，但不知「另一部影片」即將出現，日後不久另一部關懷亞馬遜雨林的作品「ALMA」，便再度於網路上與世人見面了！(<http://www.almathefilm.com/>)



從2010年10月到2011年2月，短短4個月之間對我帶來極大的衝擊，同時也產生了極大的動力，在社團法人臺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許多朋友幫助下，我們在極短的時間內舉辦了2011臺灣野望國際自然影展，引進了21部2010 Wildscreen得獎/入圍的影片，有一群非常專業的翻譯工作者，在一個月內幫我們完成字幕的翻譯，並且經過兩次的審稿，正確性與文字的品質都應該超乎目前的水準。由Wildscreen代表德瑞克·基爾肯尼-布雷克(Derek Kilkenny-Blake)帶領了強納森·雷諾夫(Jonathan Renouf)、尼克·厄普頓(Nick Upton)及凱倫·派翠姬(Karen Partridge)等3位英國資深自然影片監製、導演舉辦了精彩的研習營。內容之精彩遠勝於我在英國與印度所參與的大師班。非但臺灣的朋友滿載而歸，連這些遠從英國前來、傾囊相授的朋友們也感到賓至如歸。

以自然生態為主題的記錄片，雖然講述的都是非常寫實的自然現象，但是在拍攝鏡頭的後面，往往是一個個充滿熱情的心靈。無此，恐怕難以克服拍攝製作時的重重困難，並且結晶成為令人目光閃亮的作品。臺灣生態記錄片的製作雖然已經累積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如果能夠與世界最頂尖的影片及製作團隊交流，相信必能建立起屬於我們臺灣自己的自然寫實影像抒情傳統，至於是否躋身國際舞台？就端視我們自己努力了。 ■